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八



宋長洲王 楙

封贈外祖



唐制封贈雖宰相止及其父若以恩回贈不但其祖
雖異姓亦及之如權德輿以檢校尚書恩乞及其
祖贈禮部郎中戶部尚書楊於陵請回贈祖贈吏
部郎中是以恩回贈其祖者也又如劉總外祖故
瀛州刺史張懿贈工部尚書制曰有外孝孫爲吾
賢帥自義率祖推恩外族外祖母李氏贈趙國夫

人制曰段公威德當流慶於外孫令伯孝心願惟
恩於祖母是以恩回贈其外祖者也此例極多

二史贊論

前漢董仲舒贊曰劉向稱董仲舒雖伊呂何以加至
向子歆以爲伊呂聖人之偶仲舒未及乎游夏伊
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
爲然班固引其三代評論如此後漢皇甫嵩論曰
前史晉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每言其祖
魏太尉歆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
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盧植范曄引其三代傳聞
如此范之較班頗覺辭費

浮雲蔽日

潘子真詩話云陸賈新語曰邪臣蔽賢猶浮雲之障
日月也太白詩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
愁蓋用此語僕觀孔融詩曰讒邪害公正浮雲翳
白日曹植詩曰悲風動地起浮雲翳日光傅玄詩
曰飛塵汚清流浮雲蔽日光史記龜策傳曰日月
之明蔽於浮雲枚乘詩曰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

返此皆祖離騷雲容容而在下杳冥冥今羌晝晦
之意注雲氣冥冥使晝日昏暗論小人之蔽賢也
東方朔七諫亦曰浮雲蔽晦兮使日月乎無光又
曰何汜濫之浮雲兮蔽此明月顧皓日之顯行兮
雲蒙蒙而蔽之皆指讒邪害忠良之意苻堅時趙
整歌亦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

詩意重疊

續筆曰作詩至百韻詞意既多故有失於檢點者如
杜老夔府詩前云滿坐涕潸潸後又云伏臘涕漣

漣白公寄微之詩一篇之中說酒十一句東坡中
隱堂五詩爲四韻亦有坡伏鼇崖伏龜之語近於
意重僕謂古人之詩古人之意也正不當以是論
但晚輩規倣前作不可用此爲格此魯男子所謂
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豈失於檢點哉

名與本傳不同

古人名字有與本傳不同者甚多如晉書曰鄧艾碑
曰鄧艾疑古人艾艾字通用如石經艾用三德爲
艾用三德也後漢謂虞詡字升卿碑謂字定安陳

定字仲弓碑謂仲躬論語曰申棖史記與漢碑皆
曰申黨唐涼國公主傳謂字華莊碑謂花妝史記
始皇紀丞相隗林觀鐵秤權銘則曰隗狀非林也
有得漢周惡夫印或疑惡非亞字劉原父謂亞惡
二字古者通用案史記盧縮孫封惡谷侯漢書作
亞谷侯是矣海陸碎事謂淵明一字泉明李白詩
多用之不知稱淵明爲泉明者蓋避唐高祖諱耳
猶楊淵之稱楊泉非一字泉明也

道士鵞群

西清詩話曰太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
白鵞案晉書右軍寫道德經換道士鵞非黃庭也
僕觀陶穀跋黃庭經曰山陰劉道士以鵞群獻右
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穀亦謂黃庭得非承太白
之誤乎黃魯直詩爲君寫就黃庭了不博山陰道
士鵞梅聖俞詩道士雖換黃庭經又曰黃庭換白
鵞皆承此謬或者謂晉史但言道士鵞群不知穀
何以知其爲道士劉君也僕考晉帖獻之有劉道
士鵞群亦復歸也無乃據此乎

退之注論語

聞見錄曰張籍祭韓退之詩曰魯論未訖注手足今
微茫是退之嘗有論語注而未成也今世所傳宰
我晝寢作畫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作音是其所注
者僕考李漢序退之集曰有論語注十卷後世罕
傳然縉紳先生往往有道其三義者近時錢塘汪
充家有是本王公存刊於會稽郡齋目曰韓文公
論語筆解自學而至堯曰二十篇文公與李翱指
擿大義以破孔氏之注正所謂三義者觀此不可

謂魯論未訖注後世罕傳也然觀聞見錄引三月
不知肉味三月作音字今所行筆解無此語往往
亦多遺佚或謂韓公所解多改本文近於鑿僕又
觀退之別集答侯生問論語一書有曰愈昔注解
其書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
取信後生輩耳韓公以此自謂夫豈用意於鑿乎
三交百餘歲

楸髻齷時侍叔父問路旁三交之說謂出於近時小
說因閱類要見應璩一詩正有是語曰昔有行道

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鉏禾莠住車間
三窵何以得此壽上窵前致詞室內姪粗醜中窵
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下窵前致詞暮臥不覆首要
哉三窵言所以能長久乃知此古語爾

呼物之音

世爲戲語嘲姓奚者以謂鴨姓奚呼奚必來因觀應
劭風俗通謂雞本朱氏翁所化故呼朱必來不覺
發笑又觀施肩吾詩曰遺卻白雞呼州州音祝
得非朱與祝聲相近邪此語已見於古今呼犬爲

盧則戰國策有韓盧齊詩有盧令而盧之聲亦久
矣

湖日蕩船

竹坡詩話曰蔡伯世作杜少陵正異有可疑者如湖
日落船明以落爲蕩以余觀之落字爲佳僕謂竹
坡未參此語爾使其日晚泛湖此景便見其工正
在蕩之一字勝落字遠甚此一字不但施於湖日
爲精明其他亦工如謝混詩惠風蕩繁圃姚合詩
春風蕩城郭陸龜蒙詩微雨蕩春醉用此一字景

象迥別

筆架沾雨

少陵詩曰筆架沾牕雨謂筆架爲窗雨所沾耳開元遺事載蘇頲有花石筆架天欲雨則石架津出以此沾雨無失用此事亦未可知沾恐當作占又老妻畫紙爲碁局見李秀四維賦畫紙爲局削木爲碁又無行亂眼多見庾信鵝詩雪光偏亂眼

太公之年

嬾真子曰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詞

曰太公九十乃顯榮東方朔云太公七十有二設謀於文武僕謂二說多有之不特此也如荀子曰舉太公於州人行年七十有二鄒子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說苑曰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淮南子曰呂望年七十始學兵書九十佐武王伐紂魏志曰尚父九十秉旄鉞白詩曰七十遇文王此類甚多然太公遇文王之歲月無經典正文蓋嘗求之諸說互有不同雜師謀注云文王旣誅

野客叢書 卷二十八
崇侯乃得呂尚於磻谿之厓是太公遇文王於伐
崇之年書傳云散宜生南宮括閔天三子相與學
於太公四人遂見西伯於羨里是太公遇文王於
被囚之年史記齊世家云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
訟伐崇大作豐邑天下三分歸其二太公之謀居
多則是太公歸周又在斷虞芮之前也左傳稱呂
伋爲王舅則武王之后太公女也文王旣得太公
相知之深然後以武王娶其女文王受命之年武
王已八十二矣不應是時方娶其女此尤汗漫難

以稽考

唐人一詩見兩處

唐人一詩見兩處刊者甚多如萬愁生旅夜百病轉
衰年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閒不夢見公卿此二詩
旣見姚合集又見王建集賃宅得花饒初開恐是
妖此一詩旣見楊巨源集又見王建集有月皆同
賞無秋不共悲此詩在盧綸集則曰憶司空文明
在司空文明集則曰憶盧綸不知果誰爲也

郡守左符

唐故事以左魚給郡守以右魚留郡庫每郡守之官
以左魚合郡庫之右魚以此爲信自
而此制不可復唐之魚符卽古者銅虎符之意也
按古之符節左以與郡守右以留京師非謂留郡
庫也謂郡守往回以所授之左符合京師之右符
以防其僞其或遣使調發於郡國則請內庫之右
符以合郡國之左符如魏公子無忌入王臥內竊
虎符以召晉鄙之兵救平原之難是也大略如此
然觀唐志謂符寶郎掌國之符節藏其左而班其
右環濟要略銅虎符竹使符中分留其左半以右
半付之則知古之符藏其右而班其左後之符藏
其左而班其右此爲不同今刑統出左符以合右
符是亦左者在內右者在外也說者謂請內庫之
左符以合郡國之右符耳

禍福不相遠

漢高祖與盧縮同里同日生及壯學書又相愛終之
高祖帝漢盧縮王燕皆處非常之地則知庚甲稍
同禍福亦不甚相遠因而推之李濟與李宗諤同

宗同甲後一日生平生休戚同宗諤死濬後一日
死李摯與李行敏同宗同年發科第同甲子又同
門摯嘗答行敏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武
元衡與李吉甫同年又同日爲相及出鎮又分揚
益至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前一年以元衡生
日薨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日受害其禍福之同
有如此者

諒闇登遐

吳曾漫錄曰孫綽表哀作詩其序云自丁荼毒不勝
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雖
人臣亦可以言諒闇也僕謂人臣而稱諒闇不特
孫綽也晉人如山濤居母喪詔曰山太常居諒闇
情在難奪蓋當時未甚避忌故爾又如登遐二字
晉人臣下亦多稱之如夏侯湛曰我王母登遐孫
楚除婦服詩曰神爽登遐忽一周又誅王驃騎曰
奄忽登遐自此稱登遐者不少亦當時未避忌爾
然不可謂臣下亦可稱也案闇字何休讀爲音鄭
氏讀爲諳白樂天詩曰商宗諒闇中讀爲暗

事有定數

灌口城漢灌嬰所築至建平中孫權經此城命鑿井
適中古堯得石函銘曰漢六年潁陰侯開下云三
百年當塞塞後不滿百年當爲應運者所開權欣
然以爲已瑞樛里子之葬渭南也曰後百年當有
天子宮夾吾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
其西考樛里子至漢高帝造二宮之時實一百有
三年夫以一井之開塞二宮之建剗其先定已如
此況他事乎要知萬事皆有定數世徒知一井開
於孫權而不知已定於二百年之初世徒知二宮
作於高帝之時而不知樛里子已定於百年之始
矣蓋戰國之士多深於數所以能知未來之事至
漢猶然

禽經

章茂深嘗得其婦翁石林所書賀新郎詞首曰睡起
啼鶯語章疑其誤頗詰之石林曰老夫嘗考之矣
流鶯不解語啼鶯解語見禽經僕因求之禽經止
一卷不載所著人名自漢七略隋經籍志唐藝文

志本朝崇文書目皆不載觀其洞究物理殆非常人所爲觀埤雅及諸書述禽經所載而今禽經無之尚數十條如鶴以怨望鴟以貪顧雞以嗔視鴨以怒睨雀以猜懼燕以狂肝鶯以喜嘽烏以悲啼鳶以饑鳴鴿以潔唳梟以凶叫鴟以愁嘯鵝飛則蜮沉鷓鳴則蚓結鵠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陸生之鳥味多銳而善啄水生之鳥味多圓而善啜短脚者多伏長脚者多立凡此在今書皆所不聞疑禽經非全本此語得之鮑夷白僕又觀之如鷺目成

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鶻傳枝此見變化論鶴以聲交鵲以意交鳩鵲以睛交而孕此見爾雅疏魚瞰雞睨鳥無肺胃蜃無臟見崇有論此類甚多皆禽經所當收者鮑夷白謂禽經非後人作僕考古今羣書類目竝無禽經又觀三國志陳長文引牛經馬經鷹經及諸相印相笏等經謂皆出於漢世獨不聞禽經之說今崇文書目載馬經鶴經駝經鷹經龜經亦無禽經疑後人所作埤雅謂師曠作

古今之學

范曄後漢論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憑譽以顯物爲己者因心以會道顏氏家訓曰古之學者爲己輔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爲人行道以濟世也今之學者爲己修身以求進也二說不同皆非吾夫子之意

慨慷等語

漢臯詩話曰字有顛倒可用者如羅綺綺羅之類方可縱橫惟韓愈孟郊輩才豪故有慨慷之語後人

亦難放效僕謂慨慷二字退之東野亦有所祖非二公自爲也然慷字多作平聲用觀曹孟德短歌行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第一章協歌何多第二章協慷忘康退之東野輩蓋祖此非特二公也前後名人如左太沖張文昌王昌齡岑參等皆用此語僕不暇縷舉如岑參詩廿五韻竝於平聲方字韻押其一聯有曰蒼然西郊道握手何慨慷是皆有慨慷之語古人顛倒用字又不特

慨慷二字而已悽慘作慘悽琴瑟作瑟琴參商作
商參皆隨韻而協之耳又如曹子建袁陽源等皆
以西字與先字協則漢趙壹蓋嘗如是潘安仁等
以負荷之荷作平聲協則班超贊固已然矣班超
贊又出於楚辭蔡寬夫詩話謂此體至魏晉猶在
僕謂不但魏晉六朝尚然如王韶之詩是也類而
推之何可勝數又如綢繆二字張敞則曰內飾則
結繆綢

心堅石穿覆水難收

世言心堅石也穿案真語昔有傅先生者少好道人
焦山石室中積七年而太極老君詣之與之木鑽
使穿一石盤厚五尺許云穿此盤當得道其人乃
晝夜穿之積四十七年鑽石穿遂得神丹乃升太
清故魯直觀伯時畫馬詩曰木穿石盤未渠透卽
此也又言覆水難收案姜太公妻馬氏不堪其貧
而去及太公既貴再來太公取一壺水傾於地令
妻收之乃語之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光武
詔亦嘗引此

盧氏四世

唐盧懷謹清素有守爲時名相懷謹少子奕死於祿山以貞烈著見忠義傳奕子杞佞邪誤國見姦臣傳杞子元輔端靜純正能紹其祖烈盧氏四世趨操不同如此君子惜奕之後有杞而又喜杞之有元輔也故元輔歷顯劇而人不以杞之惡爲累士大夫有病其父祖之辱勉自修飭以贖其過正君子世論之所深予此周王命蔡仲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而沈勁所以盡死節以刷沈充負國之恥者蓋知此也

唐書用媒蝸字

或者議宋景文公修唐書用媒蝸二字司馬遷用媒孽二字僕觀曹氏藉田論曰封人有以輕鑿脩鉤去樹之蝸者曰不識天下亦有蝸乎曰三苗共工非堯之蝸與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蝸乎宋公之意本此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九

宋長洲王 楙

後宮嬪御

古者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
御自世婦以下不過備後宮侍御給使之役而已
豈必皆在寵幸之數毛詩正義謂百二十人排次
當夕各有定期半月周徧此說似拘其說引內則
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五日不御則
怨曠故諸侯之制五日一御九女姪娣兩兩而御

則三日次兩媵則四日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則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御女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十五夕而徧自望後反之以御女八十一人而言九御知當九夕以數準之故九嬪以下皆九人當一夕也夫人自然當一夕是十五日一徧三十日再徧與望數相期當以九人當一夕半月之間百二十人俱徧後半月復然周而復始其說如此不知其果然乎今貴公子多畜姬媵倚重於區區之藥石伐真氣而助疆陽非徒無益反以速禍雖明理君子如韓退之有所不免情慾之不可制如此故士大夫以粉白黛綠喪身殞命何可勝數前覆後繼曾不知悟射工狐狸工於迷人正自不能不爾嗚呼安得廣成子之術告之哉

檄楚相文

張儀相秦爲文檄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咎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此段文連五

句用我汝意其回互若此甚與子胥謂夫差我令而父霸等數語同

石頭石城西塞

有兩石頭一在豫章一在金陵在金陵者所謂鍾山龍蟠石頭虎踞王處仲蘇峻之所據之地也在豫章者卽韓退之次石頭驛詩是也晉殷洪喬爲豫章太守去都之日得書百函次石頭悉投之水中吳曾漫錄謂傳言去都而不言次豫章疑投其書於金陵之石頭爾非豫章也然而豫章有投書渚

者後人意之耳有兩石城一在金陵一在竟陵在金陵者卽左思所謂戎車次於石城者在竟陵者卽莫愁所居之城也而周美成詞乃以金陵石城爲莫愁事用無乃誤乎有兩西塞一在雪川一在武昌案唐書張志和傳謂顏真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浮家泛宅往來苕雪間又志和詞中有雪谿灣裏釣魚翁之句明此知志和之西塞正在雪川而在武昌乃曹武成王用師之城洪內翰作西塞漁社圖亦

嘗辨此而漫錄乃謂志和西塞在武昌所見亦誤矣

五言詩

晉唐以來文人類多以五言詩起於李陵或者又引毛詩五言之句謂李陵五言出於三百篇之詩僕謂是則然矣往往李陵之詩首尾徹章皆以五言前此未有攷耳僕觀徐陵玉臺新詠有枚乘雜詩九章皆五言徹章此正明爲五言詩者在李陵之前若是則豈可謂五言詩起於李陵乎林少穎先

生所類觀瀾集收枚乘詩數章題曰古詩注謂不知時代又失姓氏但云古詩林先生未見玉臺新詠故耳

鵲冠子

三山老人語錄云性命生死之說自秦後賈誼獨窺其奧其爲長沙傅賦鵬自廣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無不可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離形超然得喪乘流則逝得坻則止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泛乎若不繫之舟此語

自漢以來皆不能出其右漢文帝朝惟賈誼穎然獨出論性命盡天地後世無以加也僕謂誼此等語皆出於鵠冠子案袁淑真隱傳鵠冠子楚人隱居深山以鵠爲冠號鵠冠子著書言道家事馮諼事之顯於趙劉向亦載其事前漢藝文志有鵠冠子一篇今所行四卷十五篇如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貴賤無常物使之然皆出於是韓退之獨非其書以爲好事者僞爲是本反用鵬賦以文飾之非誼之有取於此也晚進小生不敢妄據此書

書此以俟識者

武王鏡銘

唐太宗曰朕以銅爲鑑可以正衣冠以人爲鑑可以知得失此正周武王之意案武王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知吉凶非出於此乎

用張家故事

張子野晚年多愛姬東坡有詩曰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正均用當家故事也案唐有張君瑞遇崔氏女於蒲崔小名鶯鶯元稹與李紳語

其事作鶯鶯歌漢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
相見又曰張祐妾名燕燕其事蹟與夫對偶精切
如此鶯鶯對燕燕已見於杜牧之詩曰綠樹鶯鶯
語平沙燕燕飛前輩用者皆有所祖魯直作蘇翰
林出游詩曰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
皆用本家故事而不失之偏枯可以爲法也僕嘗
有一詞爲張儀真壽曰三傑後福壽兩無涯食乳
相君功未旣嫵眉京兆眷方茲富貴莫推辭門兩
戟卻棹一綸絲萼菜秋風鱸膾美桃花春水鱖魚
肥笑傲雪溪湄

杜詩用玉盤二字

吳曾漫錄曰梁沈約詠梨詩摧折非所恡但令入玉
盤梁簡文朱櫻詩已麗金釵瓜兼美玉盤橘故子
美詩竹裏行廚洗玉盤僕謂前後賦果蔬用玉盤
字何可勝數不獨此三人而已如江淹楊梅頌云
爲我羽翼委君玉盤梁武帝詩玉盤著朱李金柅
盛白酒梁簡文橘詩無假存雕飾玉盤予自嘗徐
摛橘詩愧以無雕飾徒然登玉盤謝惠連橘賦受

以玉盤登君子堂吳均橘賦金衣之果亦委體於
玉盤王維櫻桃詩中使頻傾赤玉盤似此甚多不
可縷舉漫錄謂子美用此二字起於沈約非也

挽河洗兵

吳曾漫錄曰杜詩有洗兵馬末云安得壯士挽天河
淨洗甲兵長不用案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
大雨散宜生諫曰此非妖與王曰非也天洗兵也
僕觀梁簡文詩洗兵逢驟雨送陣出黃雲裴行儉
碑曰洗兵諾真之水刷馬艸心之山此皆有洗兵

之語所謂挽天河語子美之前罕聞張說詩貫索

挽河流

一頓

漫錄曰食可以言頓世說羅友曰欲乞一頓食僕謂
頓字豈惟食可用如前漢書一頓而成是言事也
唐書打汝一頓是言杖也晉書一時頓有兩玉人
是言人也宋明帝王枕嗜酒時以大飲爲上頓是
言飲也豈獨食哉續釋常談引世說以證一頓二
字出處不知二字已見前漢書矣

陳平祖人故智

陳平祖人故智如說漢王曰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
金行反間間其君臣疑其心破楚必矣此意出於
尉繚子尉繚子說秦王曰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
羣臣以亂其謀不過二三萬金卽諸侯可盡矣又
如當諸呂用事之時日飲醇酒戲婦人此意出於
信陵君信陵君自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
長夜之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平之二策
無乃祖此乎石林謂飲醇酒戲婦人以遠世故蓋

自陳平以來用此策失記信陵君之事乎

俗語有所自

吳曾漫錄曰江西俚俗罵人曰客作兒案陳從易寄
荔枝與盛叅政詩橄欖爲下輩枇杷客作兒僕謂
斥受雇者爲客作已見於南北朝觀袁翻謂人曰
邢家小兒爲人客作章表此語自古而然因知俗
語皆有所自近龔養正作續釋常談二十卷僕病
其未廣更欲續之未果姑疏大略於茲樓羅見南
史嚙門見晉書主故見東漢人力見北史承受見

後漢證左見前漢相僕見吳書直日見禮記注門
客見南北史察子見唐書駟僧見前漢求食見左
傳措大見唐書高手醫見晉書小家子無狀子見
前漢浮浪人見隋書茶博士見語林酒家見見樂
布傳廚下見見吳書家常使令見衛子夫傳快活
三郎見開元傳信錄掉書袋見南唐書同年友見
劉禹錫集注齋襯錢年月日子入粗入細看人眉
睫見南北史近市無價見曾子巧詐寧拙誠見說
苑十指有長短痛惜皆相似見曹植詩賣漿值天

涼見姜子牙語近朱赤近墨黑見傅玄太子箴積
財千萬不如薄藝隨身教兒嬰孩教婦初來見顏
氏家訓生爲人所咀嚼死爲人所懽快見左雄語
舉頭三尺有神明見徐鉉語龍生龍鳳生鳳見丹
霞語對牛彈琴作死馬醫冷灰豆爆皆見禪錄似
此等語不可枚舉今鄙俗語謂不在被中眠安知
被無邊而盧仝詩曰不予衾之眠信予衾之穿謂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而趙世家曰一日不作百日
不食謂讓一寸饒一尺則曹氏令曰讓禮一寸得

禮一尺謂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喫飯而曹氏令曰
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又如謂一雞
死一雞鳴此語亦有自也觀前漢郅都傳曰亡一
姬復一姬疑是此意譌一姬爲一雞耳

白鷗波浩蕩

漫錄曰東坡謂杜詩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波乃
沒字謂出沒於浩蕩間耳漫錄謂予觀鮑昭詩有
翻浪揚白鷗李頎詩有滄波雙白鷗二公言白鷗
而繼以波浪此又何邪僕謂善爲詩者但形容渾
涵氣象初不露圭角玩味白鷗波浩蕩之語有以
見滄浪不盡之意且滄浪之中見一白鷗其浩蕩
之意可想又何待言其出沒邪改此一字及覺意
局更與識者參之或者又引鷗好沒爲證僕案禽
經鳧好沒鷗好浮

東坡賞花詩

漫錄曰東坡賞花詩曰仙花不用剪刀裁國色朝酣
卯酒來太守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南部
新書記嚴暉詩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

栢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東坡全用
此兩句僕謂用前人一聯足以已意古人蓋有此
體觀宋于侯董嬌嬈詩曰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
旁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而曹植豔歌曲曰出
自薊北門遙望湖池桑枝枝自相值葉葉自相當
但易枝值二字而已意則一也唐人詩多有此體
如昌黎詩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休而
杜荀鶴則改一字曰誰人肯向死前閒是也

棠陰蠻榼

頌人惠愛用棠陰事本召伯蔽芾甘棠之義據詩無
陰字然用棠陰字久矣如謝莊策文棠陰虛館梁
簡文詩棠陰君詎鄰是也又有一棠陰事見沈約
碑曰痛棠陰之不留注落棠山日入之地今人類
知棠陰爲甘棠之陰而落棠山事鮮有知者白樂
天詩有兩小蠻事如楊柳小蠻腰卽公侍姬也如
曰小花蠻榼二三升曰還攜小蠻去試覓老劉看
此小蠻乃酒榼名耳

功參微管

語有不當文理而承襲用之不以為異者如宋氏詔
曰謝元勳參微管陳蕭沈表曰功深微禹是也取
微管仲吾其被髮微禹吾其魚之謂而曰勳參微
管功深微禹似不當文理前此潘安仁詩嘗曰豈
敢陋微管謝玄暉詩微管寄明牧後此如劉義康
傳臣以頑昧獨獻微管傅亮碑道亞黃中功參微
管似此用微管甚多任彥升彈文曰惟此庸固理
絕言提取毛詩言提其耳之義謂言提歇後語陳
梁書中亦有是語

不磷不緇

論語磨而不磷涅而不緇今讀磷字多作去聲讀緇
字多作平聲而古來文人以磷字為平聲如摯虞
傅咸以至李杜元白之流皆然緇字作去聲協見
沈約高士贊今禮部押韻緇字只平聲一音蓋當
時未分四聲故爾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要字
合作去聲讀故高適詩憶昔相逢論久要晒君與
我輕常調曾文清公詩久要不忘吾輩事交情自
昔幾人全皆作去聲用而張孟押韻作平聲收謬

矣又如君子道長稱物平施長字施字竝合作去聲讀而傳咸韓退之詩梁氏詔竝作平聲用天子萬乘諸經音訓皆作去聲而傳咸高祖贊作平聲協此類難一二記

續釋常談

龔養正著續釋常談僕恨其搜羅未至推究未廣蓋嘗以耳目所及拾其遺者疏大略於前矣所謂推究未廣者亦匪一端姑摘其顯然者言之如家貧親老則引新序閭丘印之語不知子路曾子蓋嘗

有是言如痛入骨髓則引吳王濞鄒陽之語不知越句踐晉文公夫人樊於期韓信亦有是語如親家公則引五代史不知已見於北史淚闌干則引談數魏元景不知已見於吳越春秋人倫鑒則引南史不知已見於後漢書所謂驕子所謂太公所謂博徒竝引後漢書不知皆見於史記所謂姑夫引五代史不知已見於禮記所謂婦夫引元氏集不知已見於三國志所謂市買引魏略不知已見於於田蚡傳所謂待罪引韓延壽康衡不知已見於

季布所謂一通引獨斷不知已見於仲長統所謂
某甲引三國志不知已見於左傳注所謂郎君引
世說不知已見於後漢書焦仲卿詞此類不一雖
然天下之書豈能徧睹持尺寸之綆而欲窮萬丈
之泉多笑其不知量也

養鷹化鳳

陳登謂呂布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
以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
則爲用飽則飛去權翼拾其說指慕容垂謂苻堅

曰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颺去皇甫嵩謂
曰昔與公爲鴻鵠不意今日變爲鳳凰范平云拾其
說謂江祐曰昔與將軍俱爲黃鵠今將軍化爲鳳
凰

唐突

漫錄曰律有唐突之罪按馬融長笛賦犇逐矚突注
徒郎切以唐爲矚李白赤壁歌鯨鯢唐突留餘跡
劉禹錫鏡詩瓦礫來唐突此唐突字魏曹子建牛
鬪詩行彼土山頭歛起相搪突見太平廣記僕謂

碭塘唐三字不同皆一意爾東漢陳羣曰蕪菁唐
突人蓼在諸人之先正用此唐字若引曹子建詩
用塘突字則魏志子建謂韓宣豈應唐突列侯又
用此唐字矣晉人無鹽唐突西施之語乃用漢人
之意豈但見於唐人劉季二公而已漢碑有乘虛
唐突之語孔融傳有唐突宮掖

青谿一曲製一弄

琴書曰蔡邕嘉平初入青谿訪鬼谷先生所居有五
曲一曲一弄一弄有游仙曲綠水曲馬融甚異之文

類俗說曰郗僧施青谿中泛舟一曲處輒作一篇
詩謝益壽見其詩而嘆曰青谿之曲復何盡

前輩與叔手帖

漫錄曰晏元獻與兄手帖曰殊再拜莊客至知大事
禮畢云云此外希順變不備殊再拜十一哥十一
姣僕家有富鄭公一帖正與晏元獻一同前後皆
云弼再拜幾叔幾嬪乃知前輩以再拜二字施於
尊長不肖輕用而今人或用此二字則以爲輕已
雖平交亦不敢況兄與叔乎

集靈宮

漫錄曰文忠公集古錄謂武帝集靈宮他書皆不見
惟見西嶽華山碑桓君山賦序云余少時從孝成
帝出祠甘泉河東見郊先置華陰集靈宮在華山
下武帝所立欲以懷集仙者僕觀三輔黃圖有集
靈宮集仙宮俱在華陰縣界豈得謂他書皆不載
惟見華山碑漫錄引桓君山序見亦未廣也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九終

野客叢書卷第三十

宋長洲王 楙

古本漢書

前輩論作史諸王合自敘一處如陳書唐書之類正
得其例然往往多混於諸傳之中其體蓋祖班固
西漢之作不知班史以諸王雜於諸傳之間者蓋
今本爾古本班史正自別作一處按劉之遴傳鄴
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謂今本高五王
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王宣元六王雜在諸傳後

古本悉類外戚傳下陳項傳前則知古本班史蓋
如此分於諸傳之中者乃後本爾不特此也又謂
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巳酉郎
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古本敘傳號中
篇今本稱爲敘傳今本敘傳載班彪行事而古本
云稚生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
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傳
在西域傳後而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今本韓彭
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
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而古本述云淮陰毅毅
仗劍周章邦之傑兮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
騰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談而今本
無此卷似此九十條今本與古本不同如此所謂
古本漢書乃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齋一葫
蘆中有漢書敘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爲班固
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紙墨亦古文
字多 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祕之乃以餉鄱
陽王見蕭琛傳

貓鬼

南北朝多事蠱毒有所謂貓鬼者觀隋獨狐隨傳其家每夜以子時祀貓鬼言子者鬼也其貓鬼每殺者所死之家財物潛移於畜貓鬼家故當時下詔禁之甚力謂畜貓鬼之家投四裔僕始不曉貓鬼爲何物因觀巢氏病源知貓鬼乃老狸野物之精變而爲鬼蜮而依附於人人畜之以毒害人其病心腹刺痛食人腑臟吐血而死乃知貓鬼如此

邊韶晝眠

宰予晝寢夫子譏之寢者寢室也蓋晝當居外夜當居內宰我晝居內未必留意於學故夫子譏之非謂其晝眠也游夫子之門安有晝眠之理後漢書載邊韶晝日假寐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聞而應之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此雖一時戲語以僕觀之韶之爲人計每每好睡故弟子有此嘲非爲其一時假寐而爲是言也觀韶爲塞賦曰可以代博奕者曰塞其次也試習其術以驚睡救寐免晝寢

之譏而已觀此有以驗其好睡云

王播入相

人不疑伯夷之貪不信盜跖之廉何者以其不貪不廉之實素著於聽聞人信之極也惟其望實不著而處於不夷不惠之間此疑心所不能免因觀唐文宗相王播一事知一時之毀譽亦有屈於名實者唐史載王播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盃數千綾絹四十萬遂再得相時論鄙之考其時正文宗卽位之初太和元年事僕謂文宗固柔懦然踐祚之始方以儉德率下不應受王播所獻與之爲相蓋其獻賂事在敬宗末年文宗初卽位適除爲相天下事適相符合此類甚多毀譽之際可不察夫

麋鹿性異

人之服藥當深辨陰陽之性與夫本末功用之宜蓋有同等藥物而陰陽實相反者又有一體氣血而功用之不同者如麋茸鹿茸是也今士大夫多以麋鹿茸爲補精益血之劑而一種用之而不知二

者之性元自有異麋茸補陽利於男子鹿茸補陰
利於婦人案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
鹿以夏至墮角而應陰麋以冬至墮角而應陽故
知二者陰陽之性不同也今夫鹿肉暖以陽爲體
麋肉寒以陰爲體以陽爲體者以陰爲末以陰爲
體者以陽爲末末者角也其本末之功用不同又
如此埤雅曰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長其次角難長
最後骨難長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
堅惟麋鹿自生至兼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
餘斤雖艸木至易生者亦莫能及之此骨血之至
強者所以能補骨血堅陽道強精髓也頭爲諸陽
之會與諸處血不同今人刺麋鹿血以代茸者謂
茸亦血此又謬也

聘后金數

漢高制聘皇后儀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黃金
五十斤馬四匹晉宋納后皆嘗引以爲言而平帝
納王莽女有司奏漢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
錢二百萬莽深辭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

予十一勝家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爲三千萬
成帝納梁冀女弟有司奏案漢儀依孝惠帝納后
故事金二萬斤視漢高初制頓增百倍其懸絕如
此

畫龍

後漢孔僖因讀夫差事歎曰辟如畫龍不成反類狗
者也劉注按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以爲畫龍
僕謂此非誤也蓋章懷太子避唐諱爾正如令狐
德棻後周書引韋法保語古人稱不入獸穴不得
獸子同意是亦避虎字也

得一順天錢

龐元英文昌錄曰後唐同光三年洛京蕃漢馬步使
朱守殷於積善坊役所得古文錢四百五十六文
得一元寶四百四十文順天元寶沈存中筆談亦
曰熙寧中發地得大錢三十餘千錢文皆曰順天
得一僕考唐書志史思明據東都鑄得一元寶錢
徑一寸四分以當開元通寶之百旣而惡得一非
長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龐始疑史傳無此

年號後得錢氏錢譜乃知史思明鑄僕謂此見唐書甚明元英其未考邪僕家舊有得一元寶一錢字文方重如顏體輪郭甚古後爲好事者取去今此二錢人家往往有之

其唯聖人乎

蜀志引易曰亢之爲言也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梁書引易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其

視今易皆去其唯聖人乎一句蜀志謂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此句甚非今易中語王肅謂易上句作其唯愚人下句作其唯聖人不知上下皆作其唯聖人者正如論語天何言哉禹吾無間然之意

白樸

僕讀元微之詩有曰白樸流傳用轉新注云樂天於翰林中專取書詔批答詞撰爲矜式禁中號爲白樸每新入學求訪寶重過於六典檢唐藝文志及

崇文總目無聞每訪此書不獲適有以一編求售
號曰制樸開帙覽之卽徵之所謂白樸者是也爲
卷上中下三上卷文武階勳等中卷制頭制肩制
腹制腰制尾下卷將相刺史節度之類此蓋樂天
取當時制文編類以規後學者

健兒跋扈

漫錄曰今以軍爲健兒往往以杜詩健兒勝腐儒爲
證非也按世說祖逖過江常使健兒鼓行劫鈔東
晉時已有健兒之稱僕謂健兒之名見於東漢觀

朱遵戰死吳漢表爲置祠爲健兒廟又見於三國
志甚多不可引東晉爲證也又曰梁冀跋扈跋扈
二字見詩注毛詩曰無然畔援注畔援猶跋扈也
班固高祖紀贊曰項氏畔援注跋扈僕謂鄭注班
史皆後漢人語王莽時崔篆慰志賦曰黎奮以跋
扈今羿泥狂以恣睢此語朱浮傳光武詔曰赤眉
跋扈長安又在二公之前馮衍志賦亦曰始皇跋
扈今云云

廣武君用百里奚之意

韓信破趙得廣武君解其縛東鄉坐西鄉而師事之
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廣武君曰亡
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臣
何足以權天下事乎信曰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
秦而秦霸不知廣武君正得百里奚之意繆公獲
百里奚歸釋其囚與語國事百里奚曰亡國之臣
何足以問越王云云范蠡亦曰敗軍之將不可語
勇繆公謂百里奚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之罪
也繆公與語三日大說

八珍

今俗言八珍之味有猩猩脣鯉魚尾與夫熊掌之類
觀李賀曲曰郎食鯉魚尾妾食猩猩脣其說舊矣
又觀呂氏春秋伊說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紂作
象箸必爲玉楮玉楮必盛熊蹯豹胎晉靈公食熊
蹯膈不熟

角里

四皓中角里先生角音祿今呼爲閣里則發笑僕考
之祿亦角也魯直詩曰阿童三尺箠御此老殼鯨

石吾甚愛之勿遣牛礪角雖讀爲祿實則角爾魯直此語豈無自哉傳玄盤中詞曰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是亦以角爲祿也按玉篇廣韻注二音皆通用群經音辨古岳切獸角也禮黃鍾爲角音祿又如字資暇錄謂孔氏祕記慮將來之誤直書爲祿里謂詩角里爲祿里漢魏之人多然如繁欽祿里先生訓亦書爲祿資暇錄所謂孔氏祕記者孔氏卽孔安國其祕記不可得而聞其事見抱朴子

小名犬子

前漢司馬相如少時好讀書學擊劔名犬子旣長慕蘭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所謂犬子者卽小名耳然當時小名小字之說未聞自東漢方著相如小名父母欲其易於生養故以狗名之逮其旣長向學慕蘭相如之爲人故更名相如今人名子猶有此意其理甚明非謂其少時學擊劔而名犬子也觀者不可以上文惑之師古注謂父母愛之不欲稱斥故爲此名此說未盡洪駒父作侍兒小名錄

或者又作續侍見錄謂按羅盡矣觀諸書知尚多遺逸欲更續之未暇也往往見古人小名小字者又不得不信因而筆之得八百來件而侍見倡優等名不錄也可爲五卷愧未甚廣唐藝文志崇文總目皆謂陸龜蒙有小名錄五卷恨不得而見之
僮約香方

前輩多謂漢王褒僮約魯直效之作跋奚奴文僕謂魯直之前石崇效之嘗作奴券矣唐侯味虛作百官本艸賈志忠作御史本艸或者謂前此未聞僕謂此意祖范曄和香方曄撰香方悉以比類當時之士如曰麝本多忌比庾炳之苓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溼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元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丹松蘇合比慧琳沈實寡和以自比況所不同者此以入彼以官耳
以點心爲小食

漫錄謂世俗例以早晨小食爲點心自唐已有此語鄭僂爲江淮留後夫人曰爾且點心或謂小食亦罕知出處僕謂見昭明太子傳曰京師穀貴改常

饌爲小食小食之名本此又謂陳江總怨行詩曰
團扇篋中藏不分纖腰掌上詎勝情按羊侃有舞
人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掌上舞僕謂趙飛燕
體輕能掌上舞見外傳漫錄何舍此舉彼邪

民應如蘭

班固作文帝敘贊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艸用論語君
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艸意也而潘岳作晉世祖誄
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蘭傅玄四箱樂歌曰上教如
風下應如卉古詩曰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鳧而

沈約詩曰盈尺書綢繆欲寄東飛鳧

五總龜九齡

唐書載殷踐猷博學與賀知章相善知章嘗號爲五
總龜謂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而顏真卿所撰踐
猷墓碑曰顏元孫韋述賀知章陸象先與踐猷凡
五人相聚故曰五總龜其說不同又今稱一齡爲
一年如揚子童烏九齡孫緯越在九齡皆以九齡
爲九歲不知文王世子夢帝與我九齡以九齡爲
九十歲矣

火浣布

嘗見一雜說論火浣布或謂木皮所織或謂鼠毛所織未知孰是僕謂一說皆有之觀按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上有鳥獸艸木之皮則其鳥獸之毛也又按沈約宋志炎洲在南海中有狢狢獸人捕之斬刺不傷積薪烈火縛以投火中而此獸不焦又火山國家有火雖雨不息火中有白鼠然洲上林木得雨則皮焦得火則皮白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織布爲火浣布若是木皮鼠毛皆可爲

布也

足寒傷心

華養正續釋常談謂足寒傷心人勞傷骨見朝野僉載俗諺篇僕謂此語引者甚多其源出於黃石公三略其間如劉子五代史皆嘗引以爲言不但僉載也賈誼書曰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董仲舒策曰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猶金在鎔惟冶者之所鑄此等語皆見管子

劉琨廬誥贈答詩

文選載劉司空琨盧中郎諶贈答詩止一二首而琨
文集載贈答詩往返四首琨重贈盧諶詩有曰功
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
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今選本傳俱載是詩而
不聞盧諶所答按琨集中有諶答曰誰言日向暮
桑榆猶啓晨誰言繁英實振藻耀芳春百鍊或致
屈繞指所以伸皆答其意也又按琨集先是盧子
諒謹歲詣劉司空并贈司空詩然後劉司空答子
諒書與詩云云今選先載答而後載贈失其序矣

鍾嶸詩品曰越石詩其源出於王粲善爲悽戾之
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旣體良才又罹厄運故善敘
喪亂多感慨之詞中郎仰之微不逮矣觀此有以
見二公之淺深考唐藝文志劉琨集十卷僕家藏
正本十卷

野客叢書附錄

宋長洲王楙

野老紀聞

先人舊在唯室陳先生講席及見諸所從游如和靖尹先生之流有野老紀聞數篇未暇詮次姑錄梗槩於此

林文節作啓謝諸公於蘇子由有一聯云父子以文章冠世邁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冠鼂董公孫之對言淵雲司馬皆蜀人及紹聖中行子

由謫詞云父子兄弟挾機權變詐驚愚惑衆子由
捧之泣曰某兄弟固無足言先人何罪邪紹聖初
在外制行元祐諸公謫詞是非去取固時相風旨
然而命詞似西漢詔令有王言體於蘇子瞻一詞
尤不艸艸蘇見之曰林大亦能作文章邪其詞有
云若譏朕過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詆誣聖考
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願
視士民復何面目又曰雖汝軼文足以惑衆辯足
以飾非然而自絕君親又將誰慰

或問新唐書與史記所以異余告之曰不辨可也唐
書如近世許道寧輩畫山水是真畫也太史公如
郭忠恕畫天外數峯略有筆墨然而使人見而心
服者在筆墨之外也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脩於此
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爲善
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
擐甲誓師出抗而死

子由作文潞公麻詞云郭氏有永巷之嚴裴公有綠

野之勝乃餞文公歸洛致語耳非王言也

子由代兄作中書舍人啓稱伏念某艸茅下士蓬華書生子瞻以筆圈伏念某用但卑末三字

蔡元長作間宗良麻詞曰遂升開府之司

退之作平淮西碑功歸裴度李愬不服後命段文昌爲之東坡作上清儲祥宮碑後坐元祐黨人所爲命蔡元長易之文詞相去什伯矣

蔡元長題泗州塔名泗州大聖之塔及魯直過改題爲大聖僧伽之塔

靖康末虜人立張邦昌顏博文作赦書云無德者亾知謳歌之已去當仁不讓信歷數之有歸等語無非吠堯之辭聞者駭愕及以大寶歸上表云孔子從佛盼之召意在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誓將誑楚

宣和乙巳上皇內禪吳敏元中建議及謝門下侍郎表云上皇勅勤授皇圖於元子微臣攝直適視艸於禁中初無一言以贊大議君子與其不伐

司馬文正不喜孟子作疑孟十餘篇皆求瑕語余欲

野客叢書 附錄
作辨疑示後人未暇也晁說之以道自云受學於
司馬公因作詆孟一書江南僧宗杲云晁以道可
謂不善學柳下惠矣

國朝修史書盜賊王捉鬼之屬不滿數千人亦載於
史義似未安齊豹書盜而不名春秋之法也

狄青爲樞密使自恃有功驕蹇不恭怙恃士卒每得
衣糧皆負之曰此狄家爺爺所賜朝廷患之時文
潞公當國建言以兩鎮節度使出之青自陳無功
而受兩鎮節旄無辜而出典外藩仁宗亦然之及

文公以對上道此語且言狄青忠臣公曰太祖嘗
非周世宗忠臣但得軍情所以有陳橋之變上默
然青未知到中書再以前語白文公文公直視語
之曰無他朝廷疑爾青驚怖卻行數步青在鎮每
月兩遣中使撫問青聞中使來卽驚疑終日不半
年疾作而卒皆文公之謀也

蔡京爲翰林承旨陳瑩中已言治亂之分在京用否
蔡元康濟問之曰京小人也尤好交諸宦者京得
志則宦者用京與宦者得志天下何以不亂靖康

初貶京分司與瑩中贈諫議大夫命齊下

方惟深子通隱於吳吳人宗之以詩行其詩格高下似晚唐諸人絕不喜蘇子瞻詩文至云淫言褻語使驢兒馬子決驟胡文仲連因語及蘇詩云清寒入山骨艸木盡堅瘦子通曰做多自然有一句半句道得著也余問何至曰子通及識蘇公蘇公之譏評詩文殆無逃者子通必嘗見薄於蘇故終身銜之

季景夏問章子厚曰鄒浩諫立后何不與聞曹場

卻寘獄遠貶就其名聲子厚自失良久曰君不知先帝怒甚

李漢老云汪彥章孫仲益四大各得一體汪善鋪敘孫善點綴

林季野觀魯直詩紬繹再四云詩未必篇篇佳但格制高耳

蔡京與了翁有筆研之舊了翁深疾之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殿差晚杲日照耀衆莫敢仰視京注目久而不瞬謂同省曰此公真大貴人也或曰公明知

其貴胡不少貶而議論之間有不恕何邪了翁誦
老杜詩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且此人得志
乃國家之大賊天下之大蠹遂以急速公事請疏
京悖逆姦詐十事

楊龜山見李伯紀責降中造宅謂人曰李三好閒不
得

余嘗論作詩文若不得其道則千詩一詩千句一句
自少壯至老熟猶旦暮也居仁之於詩每一見一
變至於今駸駸乎其未已此豈偶然哉

山谷云詩意無窮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
之意雖淵明少陵不能盡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
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
韓退之答李翱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爲文養氣妙
處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
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
者所宜深戒

漢高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溫潤去先秦古書不
遠後世不能及至孝武詔令始事文采亦寢衰矣

凡讀史每看一傳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義或才德大節無虧人品既定然後看一傳文字如何全篇文體既已了然後採摘人事可爲何用奇詞妙語可以佐筆端者記之如此讀史庶不空遮眼也若於此數者之中只作一事功夫恐未爲盡善耳此唯室看史法

東坡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暗此皆記不傳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人處

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爲極致如禮記左傳可見

石林每夜必延諸子女兒婦列坐說春秋聽者不悅翁翁又請說春秋邪

石林作文必有格昭慈上仙石林入郡中制服館於州北空相寺方致思作慰表聞門人有見之者方坐復有謁者至石林出迎接案上有一編書題云文格十七啓之乃唐人慰表十三篇皆當時相類者

石林凡看文字採兩字以上對句舉子用作賦入仕

用作四六顯達用作制誥兩字議論舉子用作論策入仕用作長書顯達用作劄子

陳瑩中云元豐乙丑爲禮闈檢點官時范淳夫同在院與淳夫同舍因語及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范公言惟伯淳先生能之余問曰伯淳謂誰范公默然久之曰君乃不知有程伯淳乎余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之余時年二十九自是常以寡陋自愧

易乾卦一陰生爲姤二陰生爲遯陰小人象陰至於二則二與五相應是君子與小人相應而君子則

當遯矣故二陰生卦則爲遯此沈潛源云

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曲書學地以行則

聲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爲巨擘者即蚯蚓之

大者蓋先嘗謂蚓而後充其操注以爲大指非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旣入其芷又從而招之

說者以爲芷闌也非也香白芷之類異名豚之所

甘旣放之得所又招之非善治邪說者也

秦相檜自遭施全心刺之後常獨處一閣雖奴僕非

命不敢輒入季年違豫三衙楊存中成閔趙密往

問疾召入室中款語久之言及近日表勳酒頗佳
表勳賜酒名也各贈兩器皆降階謝復坐顧無僕
從自攜出室亦見駕馭之術

稅欲外嚴而內寬酒欲內嚴而外寬

顯仁遺詔曰東宮有千八百三十萬緡奇數爲獻遺
世多疵文潞公遺張貴妃燈籠錦事甚曖昧蓋家
人之節不謹故爾文公初不知也然公安受其謗
而不辨益見文公之容

釋氏但知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原其學本於和順
於道德至理於義則違之故治國不得

胡如村言嘉祐以前士風宰相與庶官書啓具銜前
名後押字外封全寫銜封皮上頭乘簽子云書上
某官士人用名紙有官卽不用手慰人卽用名紙
如見士人敬之者亦用門狀見常人卽以手狀

宋王先生壙銘

學生通直郎權發遣安豐軍事沿邊都巡檢使

郭紹彭撰

學生通直郎知台州天台縣主管勸農公事盧

憲敬書

學生新楚州司法叅軍張愿題蓋

嘉定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笠澤王先生以疾終其年
九月二十四日葬於吳縣橫山先隴之側其孤德文
號泣致書走介千里訴曰先君不求聞達所以傳信

於後者必託諸銘君從先君游知之實詳敢請紹彭
先大夫僑居笠澤先生年甫弱冠籍籍有能文聲先
大夫禮致齋館喜曰汝得所矜式矣受業六載開迪
弘多先大夫日夕相與優游宴處定爲文字交繼宰
華容力挽僭行先生以親老辭雖相望荆浙先生得
一善必以告紹彭先大夫一觴一詠未嘗不屬意先
生也先大夫平時許與每以遠者大者期之曾不少
見於世則次其顛末今何敢靡先生諱林字勉夫家
本福之福清自其曾大父徙平江後居笠澤先生質
稟穎悟趨向端方少失所怙事母以孝聞與人交誠
實無虛語有義事雖窘匱必竭力爲之清澹寡欲刻
苦嗜書寬厚長者恥言人過鄉里皆稱爲善人君子
少嘗有志功名蹭蹬不偶自母夫人歿悉棄所習不
復逐時好取世資或以勸之泣曰祿不逮親尚奚望
勝所居曰分定齋先大夫及浙西叅議陳公造爲文
以記之富貴利達恬不關念安於義命若此杜門著
書留意古學有野客叢書三十卷巢曉橐筆五十卷
叢書門分類聚鉤隱抉微考證經史百氏下至騷人

墨客佚事細大不捐士大夫爭先騰寫親族之仕達者欲鉸木以傳先生辭之顧語弟子曰吾目未瞑且將有所增益嘗以文謁石湖先生一見爲之擊節雅相推譽客於湖南倉使張公願之門逾三十年賓主相驩如一日人皆賢之晚得拘孥之疾坐臥未嘗廢卷易簣之夕神觀不亂作詩一絕擲筆而逝享年六十有三詩中有趣著帆風便上船之句胸次良坦可知娶葛氏能盡婦道男二人德文之文皆業進士嗚呼才大者用必宏先生之才獨高於用德博者壽必遐先生之壽不報其德命矣夫若其譜系之詳與先世履行之美則有樞密曾公孝寬司諫江公公望之志銘在茲不復錄銘曰何才之豐何道之窮橫山之中是爲先生之宮

臨終詩

平生不學口頭禪脚踏實地性虛天臨歸不用求纏裹趁著帆風便上船

宋浙西叅議陳公跋

吾友王勉夫經傳記著辨析凡三十卷其議論之
純正稽考之精確鉤撫之博洽信可以不朽盥讀
再過還之若手鈔家藏姑俟他日

嘉泰壬戌四月十八日高郵陳造唐卿書



